

百 科 小 譯 叢

文 學

盧 西 諾 夫 著

劉 執 之 譯

新 中 國 書 局 發 行

百 科 小 譯 叢
文 學

盧 西 諾 夫
劉 執 之 譯

新 中 國 書 局 發 行

目錄

一 概念的內容和範圍	一
二 對於文學的各種見解之批評	六
一 文學的個人根源問題	六
二 文學對社會環境的依存	九
三 對比較文學史方法之批評	一四
四 對文學的形式主義處理方法之批評	一七
五 文學的庸俗唯物論的處理方法	二三
六 瓦朗斯基的見解	二七
七 培弗爾什夫主義	三三
八 布哈林對文學的見解	三五

九 左翼戰線和文藝戰線對文學的見解……………三六

三 文學的各種問題……………四五

一 形象與觀念……………四五

二 內容與形式……………五〇

三 文學與科學……………五三

四 文學中的現實認識……………五九

五 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的關係……………六五

六 文學的風格……………七一

七 文學遺產問題……………七八

八 文學的樣式……………八〇

九 文學的影響……………八二

十 有產階級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八五

一 概念的內容和範圍

當我們提到反映於印刷出來的文字裏面任何部門的人智時，我們普通都給這一部門一個特殊的名稱，說是「經濟學的文學」，「哲學的文學」，「技術的文學」等。但文學這一用語（拉丁語爲 *Latere*，法語爲 *Littérature*，德語爲 *Literatur*），通常則係指「藝術文學」而言。

曾有過好幾世紀，都把不管出現於怎樣社會活動和智識領域的人的口碑創作和文章創作當作「文學」來理解，連俄羅斯古代國家法典集（俄羅斯法），家族法和生活的封建規範（家族制度），歷史記錄，政治演說，宗教演說，哲學著作等，也都不分軒輊的加進文學裏面來。但後來社會階級的生活日益複雜，從這些社會階級各種關係所產生出來的各種意識形態，也跟着複雜起

來，遂開始發生意識形態的分化過程。彼此各分野從一般的「文學」劃分出來，另給他們以「哲學」、「歷史」、「法律」等等這樣特殊的名稱，而「文學」(Literature)這一用語，則特別留作「藝術文學」之用。但這樣的文學課程，資產階級學者還只是最近纔將它建立起來的，所以這些課程的對象之正確的界限及其詳細的節目，還沒有規定出來，甚至和藝術文學不十分有關係的各種古典遺產，也都加進藝術文學的研究對象裏面來(請參看不平的俄國文學史第四卷)。在文化的歷史的方法和俄羅斯文藝學者均有許多不同之處的法國歷史家蘭松，曾從對象之類推的解釋出發，來寫他的法蘭西文學史。蘭松把封建主義初期及其極盛時代的無名詩，與歷史記錄，甚至神學上的論文，都一齊加進文學史中去。他將哲學家、牧師、政治演說家、歷史家的著作，與絕對主義和法國革命時代法國古典文學的諸傑作，拿來作等量齊觀的研究。同樣，薩克林也把由傳統而來的各種記錄，加進他的未完成的俄國文學史中，這些記

錄，與其說它是文學的記錄，寧可說它是生活、法律的歷史、或一般歷史的紀念碑。薩克林在他的一些理論的著作中，雖然努力想發現決定文學對象之正確界限的特徵，但在實際上卻常常變更了這種方法論上的原則。吉塞洛夫斯基在他的活動時代的初期（一八七〇），說『廣義的文學史（它表現於哲學、宗教、和詩等等的運動之中），只要是用言辭連結起來的，就是社會思想的歷史』。這個定義，首先就有着和觀念論派的大多數定義一樣的缺點，把原因當作結果和把結果視為原因，看不見決定一切意識形態過程的諸因素。文學史並不能概括一切社會思想史，恰恰相反，它只不過是社會思想史的一部份。社會思想，為階級鬭爭的具體條件所決定，而且表現於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一定狀態成長起來的哲學運動、宗教教義及其他一切的該時代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中。自然，文學也包含在它裏面。文學本身，就是在一切其他意識形態的諸因素的活的相互作用之中（下面將要說明），首先就是在哲學和政治的相互作用

之中形成的。但這一相互作用，並沒有取消文學與意識形態的其他各種形態和各種形式相互區別的特殊性。隨便那一種意識形態，都是在階級社會的一定階級基礎之上成長起來，而為實現一定社會機能之社會意識的一個形式。在人的
一切意識和行爲都是由階級生活和階級鬭爭的各種條件所決定的階級社會，所
有人類的社會活動（一切認識活動也包含在內），都是為階級鬭爭的各種任務
服務。文學也和其他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一樣，都是為肯定自己的階級而服務的
階級認識的一種形態。這裏就存在着其他各種意識形態和文學在社會的發生和
社會的機能上的共通點。文學是和這些意識形態一道在一般生產和社會階級基
礎上成長起來的。

但這裏就發生了關於文學之實現其任務的特殊形式問題。文學是借辭語來
完成它的那些任務的。但口頭的辭語，寫出來的辭語，或印刷出來的辭語，也
是其他大多數的意識形態共有的特徵。所謂人類社會思想，就首先常常是借辭

語來將它客觀化的。文學的特殊性，是在辭語之形象的性質上，並且是在作家借形象來表現自己的思想、理念、自己對現實的態度之點上。藝術文學是社會意識和對現實認識之用文字來表現的特殊的形象形式。因此，一般文化，社會生活，哲學，科學，經濟學，政治，法律等等的一般辭語、文字和出現於印刷上的作品，並不能加進比較以用語來解釋還要更進一步的文學中去。另一方面，文學這一用語，也不能用故事、詩、美文等之類的用語代替它。文學(Literature)這一用語，在詩、美文、故事（等的概念）是文學的一定一部分時，有時是與這些用語一致的。故事——大部分是無名氏的，長久流傳於口上的文學紀念碑，詩(Poetry)——是詩文學的紀念碑，美文(Belles Lettres)是散文故事的紀念碑。

二 對於文學的各種見解之批評

一 文學的個人根源問題

我們所知道的大部分文藝作品，都是個人創造活動的結果。觀念論者指出了這個事實，斷定藝術作品是此種創造的個人的意識、世界感覺、和靈感的表現，除了個人的內生活之外，不為任何條件所左右。例如安亨弗里特（註）以為作家的本質——因而文學，必需離開空間時間來考察，即作家是『活動、轉變

（註）安亨弗里特（一八七二——）俄國著名文藝批評家，形式主義者，著名論文集有俄國作

家剪影，西歐作家的練習曲。

的根源』，是任何東西之不動的根源（俄國作家剪影）。所以大多數觀念論研究家都是在作家的個性中去尋找藝術行爲和文學過程的起因。因爲這個原故，上面所說的這些研究家，不得不特別綿密的去研究有關作家生活的事實和記錄，不得不根據作家創造過程的傳記來說明文學過程。

但普希金（A. Pushkin）和列爾孟托夫（M. Lermontoff）、屠格涅夫（I. Turgenieff）和托爾斯泰（L. Tolstoy）、剛察洛夫（I. Gontcharoff）和奧斯特洛夫斯基（A. Ostrovsky）、或者——以無產階級作家來說吧！——高爾基（M. Gorky）、季米央·柏得納衣（Bednai, Jamin）、法捷耶夫（A. A. Fadeev）、別士敏斯基（A. Bezamensky），不論有怎樣的差異，支配他們個人的差異的是他們的階級的共通性，是他們的階級的劃分階段之共通性。差異的只是部分的，個人的，有時只是藝術過程上的偶然的表現。而其通的則是整個地決定創造過程之根本的社會規律性的表現。差異不僅是該創造者個人的實

體和性質的結果，而且也是該階級內部的一定集團，或集團之下的事物之特殊狀態，被該作家表現在他的創作之中的結果。差異是社會過程的多樣性和特質的表現，是此種特質和多樣性的具體的表示。要想將它當作「作家精神的發散物」（安亨弗里特），當作「詩人的幻像」來理解，這種傾向，都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共通的個人主義和觀念論，特別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無論如何都想脫離社會原因而在精神上獨立起來的要求所產生的。一九〇五年革命後安亨弗里特和蓋爾森松（註一）的理論，同伊凡諾夫·拉茲烏木尼克（註二）的理論一樣，成了極流行的理論時，這些理論，曾經盡了承認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社會變節及其與六月三日制度妥協的作用。而這些社會、政治鬭爭問題，都換上了個人主義、神祕主義和色情主義的衣裳。

（註一）蓋爾森松（1869—1925），俄國文學史家。

（註二）伊凡諾夫·拉茲烏木尼克（1878—）俄國文藝學者，社會學者。

二 文學對社會「環境」的依存

認爲文學是國民精神的表現，是國民的、歷史的「環境」和「人種」的特殊性的產物，或特別是各種國民「精神生活」相互作用的結果（泰納（註）、海特拉、西洪拉霍夫、伊塞洛夫斯基、及其他），是非常錯誤的。最初提出文化歷史方法的泰納，主張文學也和人類的創造和社會活動的一切形態一樣，是爲「人種、環境和時代」所規定的。泰納和其他有學識的研究家及作家們一樣，只有在常爲他們的一般的世界觀的部分的表現中，並且與他們的一切的世界觀的關聯上纔能被理解。泰納認爲在人的理念和感情裏面有着體系存在，而這個體系則有「該人種的一切代表者之共通的「智慧」和「心」的若干特性與

（註）Taine, Hippolyte (1828—1893) 法國哲學家，藝術學家，著有藝術哲學，英國文學

史等書。

若干主要特徵』爲其最初的動因。智慧和心這些人種特性，受心和時代的影響而變形。人種、心、和時代，『是促成最初的道德狀態發生的三個不同的源泉』。這個狀態，『是數世紀間把國民引導至新的一定文學的、宗教的、社會的、經濟的狀態的東西』。所以，文學是人種、環境、和時代的產物。

可是泰納雖然把人種的概念與人種所固有的智慧和精神的一般傾向的理論，作形而上學的、觀念論的擺弄，但文學過程之規律性的設定，及此種過程之依存於環境、一定的歷史情勢和該國民一切過去的歷史等主張，與德國的浪漫主義或擁護以傳記爲文學最初的因素——聖佩韋等支配泰納以前的觀念論理論相比較，在規定文學過程的本質這一工作上，算是前進了一步。但是若果泰納主義是文藝學上的一個進步，則在一般哲學史上說來，泰納主義正如和他相接近的實證主義一樣，只是把個別的諸科學的結果，統一在勝利了的資產階級的實際利益之中，而且是想把十八世紀的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所固有的革命的內

容從它們裏面驅逐出去的天才的嘗試。想否定封建主義宗教天主教制度的十八世紀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唯物論，曾經是革命的，而且是有過作用的。但十九世紀中葉的實證主義，在本質上卻是反革命的。進化的傾向之占優勢，是勝利的資產階級對剛出現的「共產主義的赤色幻覺」的恐怖之表現。這一實證主義，是自私自利的。是產業資本主義對自然科學之繁榮（它是對資產階級產業的成功和資產階級戰鬥力的強化所極其必要的）的利害關係的表現。泰納是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了他們的典型的幾部偉大著作，共產黨宣言出世了幾年後的時代，纔創造了他自己的體系的。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背景中，泰納的理論，不過是想將卑俗唯物論的實證主義的解釋，與對於歷史過程，特別是對於文學過程之革命的，辯證法唯物論的解釋相對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嘗試而已。

人類學者們雖然已經表示過人種的自明的特徵，是怎樣的恍惚不定，有時要想確定它的界限是怎樣的困難，但他們對於人種這一概念，卻加以極其決定

的判斷。這些人種論，已被十月革命解放了的蘇聯各民族的實踐所打破了。照西歐和俄羅斯的許多貴族的及資產階級的思想家以及亞克沙可夫（註）、霍米揚可夫、邱吉夫等人說來，俄羅斯人是斯拉夫的消極性和景仰過去表現，但向來居住在俄羅斯帝國的邱爾克民族，則是順從自己的命運、命運論、東方式的不活潑、躊躇等等的同義語。這些民族的勞動者和農民，即斯拉夫人、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白俄羅斯人——亞美尼亞人、烏格爾人、格魯西亞人、邱爾克人、土爾克曼人，此外還有「卡夫卡斯」人種與「邱爾克」人種的代表者，拋棄了對於自己的長時期的壓迫者的順從，推翻了他們的統治，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建設社會主義，用一切手段，推倒長年奴隸的過去，時時刻刻都在日新月異的展開真正巨人的創造力。這些民族的無產階級作家和農民作家，把自己的

（註）Aksakov, Sergei Timofeievitch (1791—1859)，俄國作家，作品有家的年紀，回憶

錄等。

藝術創作，變為社會主義建設和階級鬭爭的積極的因素。這些情形，無論那一種，都是就在直到最近為止的一切「人種」論者以為他們的見解可以那樣確信地肯定了的諸民族的文學中發生的。

所謂「環境」和「時代」這兩個另外的泰納的文學源泉的歷史事實，也是極其曖昧的，並且不堪一評。同一法蘭西的「環境」，在同一歷史「時代」，當泰納產生自己的理論這個短時期之間，創造了充滿社會效果的雨果（V. M. Hugo）的小說哀史（*Les Misérables*）和笑面的人（*L'Homme qui rit*）與徹頭徹尾都是快樂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淘醉自滿的歌提葉（T. Gautier, 1811-1872）的摩旁小姐（*Mademoiselle de Maupin*）。同一個「環境」和同一個「時代」，同時產生巴爾扎克（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的精密的作品，和尼爾華（Nerval, Gérard de, 1808—1854）的夢。任何文學史中的任何一章，都有無數的這種例子。訴之於人種的特性，一般環境，一般時代的特殊性，和「時